

列傳卷二十一之二十七

卷二十二

田單

卷二十三

管仲連

卷二十四

屈原

卷二十五

呂不韋

卷二十六

曹沫

豫讓

荆軻

卷二十七

李斯

鄧陽

賈誼

專諾

張政

史記

卷八十二

之八十七

史記卷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國子博士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勅重承直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承直國子監司業仍加奉一級臣黃錦等奉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索隱曰單音丹潛王時單為臨菑市掾

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潛王出奔已而保莒城

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

里古紀之鄆邑齊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索隱曰地理志東安



平屬淄川國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傳鐵籠徐廣曰傳音附○索

隱曰斷音都緩反斷其軸恐長相撥也以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傳者載其軸與轂齊以鐵鑠附軸末施轄於

鐵中以制轂也又方言曰車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

人走爭塗以轄折車敗
徐廣曰轄車軸頭也音衛為燕所虜唯田單

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

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徐廣曰多作淖齒也

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

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

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

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

縱反間於燕宣王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

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

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

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

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

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

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

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

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

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

置之前行正義曰故郎反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

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

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

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

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索隱曰操

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正義曰古之軍行常負版插也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

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申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

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

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

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

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

而灌脂束蒿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

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

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

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

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

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

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索隱曰齊之北界近河東蓋齊舊地也而

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

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尹索隱曰以單初起安平故以爲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

兵擊不備○索隱曰奇謂權許也

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

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

徐廣曰適音敵○索隱曰言兵始如處女之軟

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

後如脫兔適不及距

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兔往疾也○

索隱曰克捷之後卷甲而趨有如兔之得脫而疾走也敵不及距者若脫兔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

單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

軍法以正

實尚奇兵

斷軸自免

反閒先行

羣鳥惑眾

五牛揚旌

卒破騎劫

皆復齊城

襄王嗣位

乃封安平

初淖齒之殺潛王也莒人求潛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嫩

之家

正義曰嫩音皎

為人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

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

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

邑人王蠋賢

劉熙曰畫音獲○索隱曰音胡封反○正義曰括地志云莒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

里春秋時棘邑又云瀆邑蠋所居即此邑因瀆水為名也

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

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

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

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

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索隱曰經猶繫也何休云脰頸齊語也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史記卷八十二終

史記卷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直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索隱曰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

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為乖絕其鄒陽

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原宜抽魯

連同田單為傳其屈屈原與宋玉等為一傳其鄒

陽與枚乘賈

生等同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

索隱曰廣雅云倣儻卓異也

正義曰倣天曆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
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
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
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
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
國亡在旦夕先生柰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
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
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

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

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

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

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正義曰蕩天郎

反相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索隱曰新垣姓

故漢有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

潁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潁王已益弱方今唯

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

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

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

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

前亡四十萬之眾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

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

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

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

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索隱曰紹介猶媒

介也且禮賓至必

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
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

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

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

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

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

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

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

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

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

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子○索隱曰從頌音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

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干用不臣天子不友諸
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汚其君
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鮑焦曰吾聞
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
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言衆人不識鮑焦之意焦以耻居濁世而避之非是自為一身而

憂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

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

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

○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權使其士虜使

其民索隱曰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彼即肆然而為

帝過而為政於天下索隱曰謂以過惡而為政也○正

為帝恐有烹醢納筦編義曰至過字為絕句言秦得肆志
行天子之禮過失也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
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

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正義曰鄭玄云赴告也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曰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下席言其寢苦居廬也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公羊傳曰斮三軍也斮斮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毋婢也正義曰罵也烈王后也卒為

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索隱曰言僕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智不如正是畏懼其主耳

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索隱曰上音依噫者不平之聲下音希嘻者驚恨之歎也

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九文王紂之三公也九

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疆一作鬼鄂一作邢○正義曰九侯城在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

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

庫百日正義曰相州蕩陰縣北九里有姜城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

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索隱曰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為萊之夷

維人是也○正義曰密州高密縣古夷安城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也蓋因邑為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

姓子者男子之美號

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

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索隱曰辟舍避

正寢案禮天子適諸侯必舍於祖廟納筦籥攝衽抱机正義曰衽音而甚

紀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

不果納索隱曰謂閉外門不入齊君○正義曰籥籥匙也不得入於魯將之薛

假途於鄒正義曰薛侯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

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

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索隱曰倍音佩謂主人

立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

伏劔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

則不得賻祿正義曰衣服曰賻貨財曰賻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

魯鄒魯之臣不果納索隱曰謂時君弱臣疆故鄒魯君

得賻祿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

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

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

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
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
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
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
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
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
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
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二終
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
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

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
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

城

索隱曰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正義曰今博州縣也聊

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
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
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
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
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
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
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

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

攻齊之南陽索隱曰即濟之淮魏攻平陸索隱曰平陸邑名在西界

○正義曰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

得濟北之利大索隱曰即聊城之地也○正義曰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南陽平陸之

害小不如聊城之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

東面衡秦之勢成索隱曰此時秦與齊和楚國之形危

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索隱曰謂奔楚所攻之泗上

之地平陸是也言右壤斷奔而不計猶且為之也且夫

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

不至索隱曰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以全齊之

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

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

之眾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

削主因為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

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正義曰如墨翟守宋却楚

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義曰孫臏能撫士

卒士卒無二心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

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

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

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索隱曰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終擬強國也矯國

更俗索隱曰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更弊俗也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

弃世東游於齊乎索隱曰亡音無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裂地定

封富比乎陶衛索隱曰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云耳世世稱孤

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

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

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鈎篡也遺公

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

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

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

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問馬奴曰臧罵婢曰獲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

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

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正義曰按齊桓最初

得周襄王賜文武胙彤弓矢大輅故為五伯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

魯將索隱曰曹沫也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

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

曹子弃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

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曰枝猶擬也

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

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

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

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

正義曰忿敷粉反悁於緣

反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

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

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

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

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

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

之徒交上書

索隱曰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嚴枚生名乘字叔其子臯

漢書並有傳蓋以衡枚氏而得姓也

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索隱曰言鄒陽上書

自達而游於二人之間或在彼或往此介勝等嫉鄒陽者言有隔於其間故杜預曰介猶間也

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

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

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

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荆軻令西

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

日為君烈上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

白蝕昴而昭王疑之

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

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

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

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

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索隱曰言左右之不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

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

別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

別其立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曰石也別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

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李斯竭忠胡亥極刑

是以箕子佯狂索隱曰佯音陽謂詐為狂接輿辟世張

曰楚賢人佯狂避世也○索隱曰案恐遭此患也願大

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索隱曰謂

亥之聽為謬故後之而不用後猶下也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

干剖心子胥鴟夷索隱曰常昭云以反作鴟鳥形名曰

鴟夷鴟夷皮也服虔云用馬革作

囊以暴尸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

投之於江於期逃秦之燕以頭與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

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

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索隱曰藉音子

於期逃秦之燕以頭與軻使持人秦以示信也

齊而存魏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

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義不苟生以

為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

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

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索隱曰服虔

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常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案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為燕之尾生也

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

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

侯厚遇之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

還後中山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漢書音義曰馱馱駁馬也生

有讒謗而更膳以珍奇之珠○正義曰馱馱音決蹄北狄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

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

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

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顛脚於宋卒相

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二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范雎摺脅折齒於魏

卒為應侯索隱曰應侯傳作折脅摺齒是也說文云拉摧也音力荅反此二人者皆

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

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索隱曰

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常昭云六國時

人漢書云自沈於雍河服虔云雍州之河也又新序作

抱甕自沈於河河不同也徐衍負石入海列士傳曰周之末世人不容於世義

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

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

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感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

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許從昏飯牛薄

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公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

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

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

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索隱曰論語齊人歸女樂季

也宋聽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

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入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為是不知何如也夫以孔

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索隱曰國語云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賈逵云鑠銷也眾口所惡雖金亦為之消亡積毀銷骨也

索隱曰大類云讒人積久譖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為之消滅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疆威宣

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

索隱曰小類云公聽言不私並觀謂所見同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

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

之心徐廣曰燕王讓國於其大臣子之也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

應劭曰齊簡公簡公說之而殺簡公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

墓應劭曰紂剗妊者觀其胎產也○索隱曰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剗剔孕婦則武王雖反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

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疆霸諸侯齊桓公用其

仇而一匡天下謂晉寺人勃鞞齊管仲也何則慈仁慤勤誠加於心

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疆

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

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

公爲人灌園

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爲相而不許爲人灌園

今人主誠能

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

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

帝昭曰言恩厚

無不使也而躡之客可使刺由

應劭曰由許由躡盜躡也

况因萬乘之權

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

應劭

曰荆軻爲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

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

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

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

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囷離詭

委曲繫戾也

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

索隱曰左

右先加彫刻是爲之容飾也

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

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

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

術挾伊尹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

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

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

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索隱曰張晏云陶治

鈞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名鈞常昭曰陶燒瓦之範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爲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

而轉裁成也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

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七首竊

發索隱曰通俗文云其頭類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

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鳥集而王索隱曰

呂尚適周如索隱曰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

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

制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

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比喻逸才之人應劭云阜

又郭璞云阜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索隱曰晉

灼云列士傳鮑焦怨世不用已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

其世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其世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其世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

之上案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

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

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索隱曰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

也尸子以為孔子至勝母名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

縣暮而不宿其說不同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

歌者不時也正義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

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索隱

預云回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

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

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

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

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

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

曾連達士

高才遠致

釋難解紛

辭祿肆志

齊將挫辯

燕軍沮氣

鄒子遇讒

見詆獄吏

慷慨獻說

時王所器

史記卷八十三終

史記卷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勅重較刊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正義曰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

屈為卿因以為氏

為楚懷王左徒

正義曰蓋今在左右拾遺之類

博聞彊志明

於治亂嫺於辭令

嫺音閑

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

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

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

藁索隱曰屬音燭草藁謂割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未定上官大夫

見而欲奪之正義曰王逸云上官漸尚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

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

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

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

作離騷應劭曰離遭也騷憂也又離騷者猶離憂也夫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愁也離騷者猶離憂也夫

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

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

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聞之可謂窮矣信

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

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

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

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

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

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

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淖音開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蟬蛻於濁穢正義曰蛻音稅去皮

也又他取反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

滓者也徐廣曰皜踈靜之貌○索隱曰皜音自若反泥音涅滓音淄又並如字推此志也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

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索隱曰以其弟子蘭為名橫

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

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

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

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

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

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

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

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感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

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形容憔悴

色枯槁

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汔不食泄者浚

治去泥濁也。索隱曰向為我心惻傷道未行也。索

隱曰張璠亦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易象曰求王

王之王之

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一云不足福。正義曰言楚王

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

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

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騷離

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而至此屈原

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夫聖人者不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

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索隱曰以其弟子蘭為名橫

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

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

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

三致志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

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

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

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

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感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

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

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向秀曰泄者浚

治去泥濁也。索隱曰向秀字子期晉人注周易為我心惻張璠曰可為惻然

隱曰張璠亦晉人注周易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王之

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一云不足福。正義曰言楚王不明忠臣豈是受福故屈原懷沙自沉

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

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

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

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而至此屈原

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形容憔悴

色枯槁

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索隱曰丹浙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浙水之南皆爲縣名在弘農所謂丹陽浙是也虜楚將屈匄索隱曰屈姓匄名音蓋遂取楚之漢中地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七年秦敗屈匄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索隱曰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六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

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

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

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徐廣曰二十八年敗唐昧也○正義曰昧莫暮反時

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

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徐廣曰三十

年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

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釅其醕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王逸曰蒙垢蔽也。索隱曰汶

日已靜潔受物之汶汶者乎王逸曰蒙垢蔽也。索隱曰汶汶音門門猶昏暗不明也。寧

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索隱曰常流猶長流也。又安能以皓

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索隱曰蠖音烏廓反溫蠖猶昏憤楚詞作蒙世之塵埃哉。

乃作懷沙之賦索隱曰楚詞九懷曰懷沙礫以沉此其義也。其辭曰陶陶孟

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盛茂貌。傷懷

求哀兮汨徂南土王逸曰汨行貌。索隱曰汨謂疾行也。眇兮窈窕

曰眇眩也。索隱曰孔靜幽墨也言江南山高澤深視

之胸野甚清淨歎無人聲。寃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王逸曰鞠窮紆屈也軫痛也愍

也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王逸曰刑削方木欲以爲圓其常法度尚未廢也。索隱曰刑音五官反。易初

本由兮君子所鄙正義曰本常也鄙耻也言人遭世不道變易初行遠離常道君子所鄙。

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

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索隱曰畫計畫也楚詞職作志志念也余如注所解。內直質重

兮大人所盛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巧匠不

斷兮孰察其揆正王逸曰揆正也。玄文幽處兮朦謂之不章王逸曰玄黑也朦盲也。

也章離婁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瞽盲也。正義曰睇

田帝反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索隱曰下音戶。鳳凰在笈

萬曆二十六年刊

兮雞雉翔舞徐廣曰效一作郊駟案王逸曰效籠落也

蘿之相籠絡也同糶玉石兮一槩而相量王逸曰怨夫

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王逸曰莫照我之善意

羌楚人語辭言卿何為也。正義曰羌音疆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王逸曰言

已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而身陷沒沉滯不得成其本志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

所示王逸曰示語也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王逸曰誹俊疑桀兮固庸

態也索隱曰尹文子云千人才曰俊萬人曰桀也文質踈內

兮衆不知吾之異采徐廣曰異一作奧駟案王逸曰采文采也材樸委積兮

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

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王逸曰悟逢也。索隱曰楚詞悟作選並吾故

反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索隱曰楚詞作莫知其何故湯禹又

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濬而不

遷兮願志之有象王逸曰象法也進路北次兮正義曰北日昧

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逸曰娛樂也大

隱曰楚詞含憂虞哀作舒愛娛哀娛音虞娛者樂也亂曰索隱曰王師敬云亂者

撮其要而重理前意也浩浩沅湘兮正義曰說文云沅水出牂牁

海山北至入江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江也分流汨兮王逸曰汨脩路幽拂兮

索隱曰楚詞作幽蔽也道遠忽兮會嗟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

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曰懷

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王逸曰

人生有命今各有所錯今王逸曰定心廣志余何畏懼

今索隱曰楚詞餘並作余會傷爰哀永嘆喟兮王逸曰世溷不吾

知心不可謂今知死不可讓今願勿愛今明以告君子

今吾將以為類今王逸曰類法也○正義曰按類於是

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

羅子之所徙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音覓○正義曰故

羅縣城在岳州相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特羅子國秦

置長沙郡而為縣也按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

景差之徒者徐廣曰差或作慶索隱曰楊子法言及漢

以徐裴鄒三家皆無音是如字讀也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

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

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

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

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

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索隱曰吳姓史失名故稱公治平為天下第

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

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

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

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

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

萬曆二十六年刊

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

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

色尚黃數用五正義曰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為土也為官名悉更秦

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

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

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正義曰絳灌周勃灌

嬰也東陽侯張相如馬敬時為御史大夫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

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

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索隱曰誼為傅是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

子長沙王發也荆州記長沙城西北隅有賈誼祠及誼坐石床在賈生既辭往行聞長

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徐廣曰竹葦反葦昭曰謫譴也○索隱曰

字林云適音丈厄反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

共承嘉惠兮張晏曰恭敬也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

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索隱曰造音七到反遭世罔極兮乃隕厥

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索隱曰竄音七

外關茸尊顯兮讒諛得志索隱曰關音天騰反茸音而隴反字林云關茸不肖之人

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索隱曰胡廣云逆曳不得順而行也倒植賢不肖顛倒而

易位也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索隱曰漢書作隨夷溷今跖躡廉一句皆兼兩

人隨卞隨夷伯夷索隱曰吳越春秋曰吳王使干將造劍二枚一

曰干將一曰莫邪莫邪索隱曰吳越春秋曰吳王使干將造劍二枚一干將劍名也頓讀為鈍鈹刀為鈹徐廣曰思廉反駟案漢書音義曰鈹謂利

○索隱曰鈇者錫也銛利也音纖言其暗惑也于嗟墨墨兮生之無故應劭曰墨墨不自得意瓚曰

自謂屈原也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如淳曰幹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甌

大瓠也應劭曰康容也幹音筦筦轉也康空也○索隱曰幹音烏活反甌音五列反李巡云康謂大瓠瓢也

騰駕罷牛兮驂蹇驢正義曰罷音皮驂垂兩耳兮服鹽車索隱曰

國策曰夫驥服鹽車上太山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下車哭之也章甫薦屨兮應劭曰

冠也漸不可久劉向別錄曰因以自諭自恨也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

訊曰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雜騷下竟亂辭也○索隱曰訊音信劉伯莊音素對反訊猶宣也重宣其

意周成解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埋鬱兮索隱曰漢書其

誰語鳳漂漂其高邁兮索隱曰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

淵之神龍兮鄧展曰襲重也或曰襲覆也猶言察也○索隱曰莊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

而驪龍額下故云洌深潛且自珍徐廣曰洌潛藏也亡筆反彌融燔

徐廣曰一云倘蠟蠟○正義曰顧野王云彌遠也融明也燔光也沒深藏以自彌遠明光以隱處也

處兮徐廣曰一本云彌蠟蠟以隱處也○索隱曰案徐

背也蠟蠟水蟲害魚者以言背惡從善也郭璞注爾雅云似鳧江東謂之魚鵠

夫豈從蝘與蛭漢書蝘字作蝘韋昭曰蝘蝘蝘也蛭水蟲蝘丘蝘也

蝘○索隱曰蝘音蟻漢書作蝘言倘然絕於蝘蝘况從

言寧投水合神龍豈陸葬從蝘與蛭蝘正義曰所貴聖人之神

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

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般音班

謂怨咎也亦夫子之辜也索隱曰漢書辜作故夫子

不如麟鳳翔逝騏九州而相君兮索隱曰騏音且知反

之故罹此咎也謂歷觀也漢書作歷

州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今覽德輝而下

之索隱曰言鳳凰翔見人君有德乃下故禮曰德輝動乎內是也見細德之險微兮搖

增翮徐廣曰一云遙增擊也逝而去之正議曰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又有險難微

起則合加動羽翮遠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汗漬兮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索隱曰汗

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鱠兮如淳曰大鱣魚也鱣曰

固將制於螻蟻索隱曰莊子云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

為長沙王太傅正義曰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也傳為長沙靖王差之二年

也括地志云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南三百里賈誼宅在將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

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如壺傍有一居脚石床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誼所坐三年有鴉

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鴉曰服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鴉體有文

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鄧展云似鵠而大荆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雄為鴉楚人謂之服吳錄云

服黑色也鳴自呼其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卑溼

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闕

之歲兮徐廣曰歲在卯日單闕文帝六年歲在丁卯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

服集予舍徐廣曰施亦作斜。索隱曰施音矢移反猶西斜也漢書作斜止于坐隅貌

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

索隱曰漢書作讖說文云讖驗言也此作策蓋讖策之辭。正義曰發策數之書占其度驗

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索隱曰于於也漢書作予

服小顏云予加美之辭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八十四

列傳十

期徐廣曰數速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

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幹音烏活反

也幹轉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服虔曰嬗音如嬋及變也或曰嬋蔓相連也索

也隱曰韋昭云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嬋謂其相傳之也沕穆無窮兮胡可勝

言索隱曰漢書無窮作無間沕音密又音昧沕穆深微貌以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也正義沕音勿禍

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

大兮夫差呂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

被五刑韋昭曰斯李斯也傳說胥靡兮徐廣曰腐刑也索隱曰胥相也靡隨

也也古者相隨坐經刑之名墨子云傳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傳巖在河東太陽縣乃相武丁夫禍

之與福兮何異糾纏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繩索相明會也瓚曰糾絞也纏索也

○索隱曰韋昭云纏微也又通俗文云合繩曰糾字林云纏三合繩也音墨糾音九命不可說兮

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索隱曰此淮南子及鶡冠子文也彼作水

激則旱而呂氏春秋作疾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矢激疾則去遠也說文云旱與悍同音言水矢流飛本

以無礙為通利今遇有物觸之則激怒更勁萬物回薄疾而遠捍猶人或因禍致福倚伏而無常也

今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漢書專字

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索隱曰漢書云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播義

同虞喜志林云大鈞造化之塊軋無垠應劭曰其氣塊神鈞陶萬物品授羣形者也

○索隱曰案無垠謂無有齊畔也說文云垠圻也郭璞注方言云塊軋者不利也王逸注楚詞云塊軋霧氣味也○正義曰塊為

郎反軋於點反天不可與慮兮索隱曰與音預道不可與謀

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

陽為炭兮萬物為銅索隱曰所以陶治喻造化故合散

消息兮安有常則索隱曰莊子云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千變萬

化兮未始有極索隱曰莊子云人者萬化而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

控搏如淳曰控引也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此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

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

列士徇名夸者死權兮索隱曰言好夸毗者死於權利是言貪勢以自矜夸者至死不

休品庶馮生孟康曰馮貪也沐迫之徒兮或趨西東

孟康曰沐為利所誘沐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索

隱曰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劭曰仕諸侯為私時天子居長安諸王悉在關東小人怵然內迫大人不曲兮億變

齊同拘士繫俗兮擗如囚拘徐廣曰擗音華板反又音

柵也漢書作箠音去隕反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

積意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衆懷抱好惡積之於心意真人恬漠

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索隱曰遺形者形故可使如槁木也

自喪者心若死灰也莊周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廖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

則逝兮得坻則止徐廣曰坻一作坎駟案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索隱曰漢書坻作坎同

易坎九二有險言君子見險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

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兮若不繫之舟不以生

故自寶兮養空而游索隱曰鄧展云自寶自貴也養空而游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

若浮舟也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索隱曰憲劑兮何足以疑

曰憲音士介反○索隱曰劑音介漢書作介張揖云憲介鯁刺也以言細微事不足憲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

以疑之者也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徐廣曰祭祀福胙也駟案

如淳曰漢唯祭天地五時皇帝亦自行祠還致福釐音倍坐宣室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曰三輔

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應邵云釐祭余肉也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

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

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

梁懷王大傳索隱曰梁懷王名揖文帝子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

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

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

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

王騎墮馬而死徐廣曰文帝十一年無後賈生自傷為傳無狀哭

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

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

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

屈原所自沈淵索隱曰荆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北岸有廟也

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

彼其林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

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徐廣曰爽一本作爽

索隱述贊曰

屈平行正

以事懷王

瑾瑜比潔

日月爭光 忠而見放 讒者益章
 賦騷見志 懷沙自傷 百年之後
 空悲弔湘

史記卷八十四終

史記卷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漢太史公龍門司馬遷撰

采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隱曰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賈音古

正義曰陽翟今河南府也

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

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

索隱曰名柱後

立是為孝文王也

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

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

中男名于楚索隱曰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

吾楚人也而子字之乃變其名曰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為秦質

子於趙索隱曰質舊音致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

庶孽孫索隱曰非嫡正之子曰孽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索隱曰下文及

音才刃反進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居處困不得意

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以子楚力財貨也。正義

曰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

主立定國之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

暖衣飽食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外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邯鄲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楊泉君

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明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

子門下無貴者而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

高矣一日山陵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

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寧於太山必無危亡之患矣

揚泉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後有

承國之業士倉文輔之王一日山陵子後立士倉用事

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

引領西望欲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

國王后無子有子楊泉曰諾入說王后乃為請於趙而

歸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

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

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嫡嗣者正義曰適音嫡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又質諸侯即大王薨

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

索隱曰幾音冀幾望也戰國策曰子孫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高誘注云子孫

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子楚曰然為之柰何呂不韋曰子貧客

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之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也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

韋因使其姊說夫人

索隱曰戰國策作說秦王后弟陽泉君也

曰吾聞之以

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

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

索隱曰以此為一句子謂養之為子也然欲分立以為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意亦通夫

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

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

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

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

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

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

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
 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
 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
 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
 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
 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索隱曰釣
 者以取魚喻也奇即上云此奇貨可居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
 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索隱曰譙周云人十月生此
過二月故云大期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
固當踰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
 王騎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

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
 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
 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
 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
 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
 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
 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索隱曰

為相國案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

萬機秦署左右高帝署一後又更名相國哀帝時更名

大司徒食河南洛陽十萬戶索隱曰戰國策曰食藍田十
徒
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莊襄王即
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

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

徐廣曰時年十二

尊呂不韋為相國

號稱仲父

正義曰仲中也次父也蓋效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

秦王年少太后時

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

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

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疆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

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

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

十二紀二十餘萬言

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時君也六論者

開奉慎行貴直不苟以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以為

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

索隱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

懸千金其上延諸

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

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

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

正義曰以桐木為小

車令太后聞之以陷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

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

正義曰上音輔謂宮刑胥靡也

不韋又

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

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

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

雍

正義曰雍故城在岐雍縣南七里有秦都大鄭宮

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

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

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

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正義曰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夏

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縣故芷陽案在長安東也

○正義曰秦莊襄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始皇在北故俗亦謂之見于陵故夏太后獨

別葬杜東正義曰夏太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三十五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

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索隱曰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昭宣三陵皆三

萬戶計去此一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

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

後說苑曰嫪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一言而鬪墮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寡人子何敢乃與我充

所與鬪者走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

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

於雍索隱曰說苑云遷太后咸陽宮地理志雍縣有咸陽宮秦昭王所起也諸嫪毐舍人

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

賓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

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

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

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

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

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

乃飲酖而死

徐廣曰十二年駟案皇覽曰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母

冢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母也

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

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諡為帝

太后

索隱曰王劭云秦不用諡法此蓋號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稱皇帝之後故有母號為帝太后豈謂

誅列生時之行乎

與莊襄王會葬芷陽

徐廣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

索隱曰文信侯不韋封也嫪毐

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贊中言嫪毐得寵貴由不韋耳合作長信侯

人之告嫪毐

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

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

正義曰斬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

發吏攻

嫪毐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

索隱曰地理志扶風有好時縣

而

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論語曰夫聞也

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索隱述贊曰

不韋釣奇

委質于楚

華陽立嗣

邯鄲獻女

及封河南

乃號仲父

徙蜀懲謗

懸金作語

籌策既成

富貴斯取

史記卷八十五

史記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修

曹沫者魯人也

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劇然則沫宜音劇沫劇聲相近而字異

耳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

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

索隱曰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

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也

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

索隱曰杜預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爲祝阿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

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索隱曰七音比劉氏云短劍也

七故云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

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

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七

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

欲倍其約索隱曰倍音佩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

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

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

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

索隱曰專字亦作刺音同左傳作縛設諸地理志臨淮有堂邑縣也

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

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

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讎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

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

未可說以外事索隱曰言其將有內難弒君之志且對外事生文吳世家作知光有他志也

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

次曰餘祭索隱曰祭音側界反次曰夷昧索隱曰昧音亡曷反公羊作餘未次曰

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

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

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

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

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

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一年此云九年並誤據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

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索隱曰屬音燭

左傳作掩餘屬庸掩蓋義同屬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地理志廬江有潛縣天柱山在南杜預左傳

注云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

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丘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

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

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

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

臣是無如我何索隱曰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母老子弱其少援助故云無柰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強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允愜王肅之說亦依史記也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

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徐廣曰窟一作空。索隱曰僚之十二年夏也

吳系家以為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雖言夏四月公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掘地為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王僚使兵陳

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

侍皆持長鉞音披。索隱曰兵器也。劉逵吳都賦注鉞兩刃小刀。酒既酣公子光

詳為足疾入窟室中索隱曰詳音陽。使專諸置匕首炙之腹

中而進之。徐廣曰炙一作炮。正議炙者夜反。既至王前專諸擊魚因以

匕首刺王僚索隱曰刺音七賜反。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

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

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

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二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讓一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索隱曰案此傳所說皆約戰國策文。故嘗事范中行氏而

無所知名索隱曰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

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為氏。去而事智伯索隱曰案智伯襄子荀

之後范中行智伯事已具趙系家。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

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

襄子最怨智伯索隱曰謂初以酒灌後又率韓魏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板故怨深也。漆

其頭以為飲器字隱曰案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支王以

其頭為飲器裴氏注彼引韋昭云飲器

用飲者晉氏以為為褻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

漆智伯頭為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

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

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七

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

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

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索隱曰卒音足律反居頃之豫讓又

漆身為厲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凡漆有毒近之

若賴吞炭為啞索隱曰啞音烏雅反謂瘡病戰國策云

耳漆身為厲滅鬚去眉以變其容為乞食

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

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

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

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索隱曰欲謂因得殺

襄子願反也邪不定之何必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辭反不易邪言其易也

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

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索隱曰劉氏云謂今為厲啞也然

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

其君者也索隱曰言寧為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八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既

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正義曰汾橋下架水

在并州晉陽縣東一里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

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

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

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

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

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

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知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曰戰國策云衣盡出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畧之耳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里

懷川濟源縣南三十里

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

陽嚴仲子事韓哀侯

索隱曰高誘曰嚴遂字仲子案表

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為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聞疑傳疑聞信傳信事難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也與韓相俠累有郤索隱曰俠音古

反案戰國策俠累名傀也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是有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

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

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

徐廣曰一作賜。索隱曰案戰國策作賜

近為得也。正義曰數色吏反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

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

夕得甘羹此芮反。索隱曰鄒氏音脆二義相通也。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

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

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

用為夫人麤糲之費正義曰糲酒麤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父姬為

夫人漢書宣元王傳王過大夫益誦為夫人乞骸去按夫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夫人故言遲是也

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

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

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

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

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正義曰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鼓刀

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

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

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

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

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

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

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

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

之仇韓相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

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

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

衛相去中間不甚遠索隱曰高誘曰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故曰相去不甚遠也

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

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曰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也此云生得言將人多往殺俠累後有被生擒而事泄亦兩俱通也

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徐廣曰一作難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

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

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

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索隱曰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

聶政屍暴於市正義暴蒲酷反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

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一作榮

索隱曰榮其姊名也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

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索隱曰劉氏云煩冤愁苦也其是吾

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

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

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

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之六 刺客列傳

八

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風

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云無恙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齒也善食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勞云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

恙非病也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

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徐廣

曰恐其姊從坐而死索隱曰重音持用反重猶復也為人報讎死乃自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

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以為從坐非也劉氏亦音足松反妾其奈何畏歿身

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

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

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

暴骸之難索隱曰濡潤也人性濕潤則能含忍故云濡也言不惜暴骸之為難也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

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

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徐廣曰聶政至荆軻

百七十年爾索隱曰徐氏據六國年表而言則謂此傳卒略而言二百餘年亦當時為不能細也正義曰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二年至韓景侯二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二年

荆軻者衛人也索隱曰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別記異聞其先乃齊人徙於

衛衛人謂之慶卿索隱曰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

衛而改姓慶爾荆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而之

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

萬曆二十六年刊

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

王正義曰懷州河內縣荆軻嘗游過榆次正義并州縣也與蓋聶論劍索隱

曰蓋音古臚反蓋姓聶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

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

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

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已意因怒

視以攝整之也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索隱曰魯姓句

踐名也與越王同或有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

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

漸離索隱曰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荆軻嗜酒日與

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

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

游於酒人乎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

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

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

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

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

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

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

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

武索隱曰鞠音麴如字人姓名也

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

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

隴蜀之山左關殺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

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

怨欲批其逆鱗哉

批音白結反。索隱曰批謂觸擊之

丹曰然則何由對

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

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

於燕足爲寒心

索隱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爲心戰

又況聞

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

矣

索隱曰振救也

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

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

索隱曰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今讀購與爲燕購同購合也漢史講講兩字常雜今言欲北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

其後廼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

久心惛然

正義曰惛音昏

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

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疆秦而棄所

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

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

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

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鷙鷲之秦行

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

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

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

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徐廣

曰蔽一作撥一作抹索隱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

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

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

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

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正義曰燕太子云田光答曰

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

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毋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

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曰

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

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

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官

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

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

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

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

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

拜而

拜而

拜而

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
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
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
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
孤也索隱曰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
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借稱孤也又劉向云
丹燕王意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
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
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
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
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

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

闕以重利索隱曰闕視也秦王貪索隱曰絕句其勢必得所

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

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

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

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

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

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

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

以順適其意索隱曰燕太子曰軻與太子遊東官池軻
拾瓦投龜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

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

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且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

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

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索隱曰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司馬彪郡國志曰薊縣方城有督亢亭徐說是也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

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

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

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

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柰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

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胸徐廣曰日堪音張鷄切○索隱曰堪謂以劍刺其胸也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

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搃腕而進徐廣曰搃一作

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

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乃今得聞教遂自到太子聞之馳往

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

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

徐廣曰徐一作陳。索隱曰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

曰焯染也音忽漬反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

言以匕首試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縷便立死也乃裝為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

三殺人人不敢忤視索隱曰忤者逆也音五故反乃令

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

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

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

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

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

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

易水之上既祖取道正義曰易州在幽州歸義縣界高漸離擊筑荆軻

和而歌為變徵之聲正義曰徵知惟反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

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

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

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

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

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

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

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

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

正義曰劉云設交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見燕使者咸陽宮

正義曰三輔皇圖云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宮殿則紫宮象帝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橋南度以法牽牛也荆

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

索隱曰匣音戶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

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

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武陽所持

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

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搵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

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

索隱曰室謂鞘也○正義曰燕太子云左手搵其胷

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瑟而死召姬人鼓琴

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

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之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

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

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

陳殿下

索隱曰諸郎中若今宿衛之官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

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

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

索隱曰且音即餘反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

正義曰提姓帝反

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八十一

秦本紀第十一

左右乃曰王負劍

索隱曰王劭曰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

故云王負劍

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

七首以擲秦王

索隱曰擲與擲同古字耳音持益反

不中中銅柱

正義曰燕太子

云荆軻拔七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

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

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

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漢鹽鐵論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以八七首不

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責者介七尺之利也

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

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

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

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

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

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

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

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

索隱

曰水名在遼東

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

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

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

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

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索隱曰樂布傳曰賣庸於齊

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曰庸保鵬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

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父之作苦聞其家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

十七

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

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

擊筑索隱曰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者男子

為丈夫尊父姬為夫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一坐稱善賜

酒而高漸離念父隱畏約無窮時索隱曰約謂貧賤儉

故云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

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

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互以為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

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

之乃矐其目矐音海各反○索隱曰一音角說者云以馬屎燻令失明使擊筑未嘗

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索隱曰案劉氏云以鉛為

擬著筑中令重以擊人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索隱曰扑音普

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

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

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

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

也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

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

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

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隱曰較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

曹沫盟柯

返魯侵地

專諸進炙

定吳篡位

彭弟哭弔

報主塗廁

刎頸申冤

操袖行事

暴秦奪魄

懦夫增氣

史記卷八十六終

史記卷八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幸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大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勅重較列 承道 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實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

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為楚地故曰楚上蔡也年少時

為郡小吏

索隱曰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內文書

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

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

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

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

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

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遊者主事索隱曰言

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覓疆主以事之於文紆迴非也

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

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

而能彊行者耳索隱曰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

之視肉而食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學譬

暇游說取榮貴即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彊行也故詬

莫大於卑賤正義曰詬呼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

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

也正義曰言議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為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故斯將西說

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

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

曰胥人者去其幾也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

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成大功者在因瑕

釁而遂忍之索隱曰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昔者秦

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

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

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義曰秦孝公

惠文王武王昭王

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

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

徐廣曰騷音掃。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

不淨不足為難也

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

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相聚約從雖有黃帝

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

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

之不肯者利劔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

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

溉渠

正義曰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自山邱鄆口為渠傍北山東注各三百餘里以溉

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溉渠令費人工不東伐也

已而覺秦宗室大

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

秦耳請一切逐客

索隱曰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利刀之割一運斤無不斷

者解漢書者以一切為權時義亦未為得也

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

正義曰在始皇十年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

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索隱曰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

夫人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是也。正義曰新序云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虞亡入秦號五段大夫也

迎蹇叔於宋

索隱曰秦紀又云百里奚謂穆公曰臣不

如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厚幣

迎之以為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所出。正義

公孫支於晉

索隱曰丕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

來亦未見其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游晉後歸秦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

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

索隱曰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

國二十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并國二十或易為十二誤也

孝文用商鞅

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

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

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

索隱曰案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三州司馬

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儀為秦相雖錯滅蜀

甘茂通三川皆歸功於相

北收上郡

正義曰惠五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

南取漢中

正義曰惠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

包九夷制鄢郢

索隱曰九夷即屬楚之夷也地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鄢郢都又

宜城縣云故鄢也○正義曰夷謂并巴蜀收上都取漢中伐義渠丹犁是也九夷本東據成臯之險

正義曰河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

也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回事秦功施到

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

徐廣曰華一作葉

彊公室杜私

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

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

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

昆山之玉

正義曰昆岡在于闐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

有隨和之寶

正義曰說苑云

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而有

光因號隨珠十和璧始皇以為傳國璽也

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

見蘇乘

織離之馬

徐廣曰織離蒲稍皆駿馬名

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

鄭玄

注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

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

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

外廐索隱曰馱音決馱音提周書曰正江南金錫不為

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

子日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

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索隱曰宛音於阮反傅音附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

而裝其簪傅者謂以璣附着於珥珥者瑱也璣是珠之

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

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傅阿縞之衣錦繡之飾

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繪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彼廣曰隨俗一

日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

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索隱曰說

文云甕汲鈺也音於重反正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鈺音甫有反鄭衛桑間昭虞武象

者索隱曰昭一作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

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

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

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

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

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

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

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

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

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索隱曰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文曰齎持

遺也齎或為資義亦通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

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

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如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

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

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

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

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

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

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

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

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

忠臣也索隱曰重音逐用反重者再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

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

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

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索隱

曰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

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正義曰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懷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

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

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

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

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

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富貴

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

並海上北抵琅邪正義曰今沂州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

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

上上使監兵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蒙恬為將少

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辨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

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其年七月始皇

帝至沙丘正義曰沙丘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

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

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

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

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輶車中徐廣

作輜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輶車中可諸奏

事文穎曰輜輶車如今喪輜輶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輿

輶車其形廣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

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

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

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

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

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

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

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謏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

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

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

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

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

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
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
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
唯恐後時胡亥旣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
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
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
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
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
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
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

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
深也高曰高固內宦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
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
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
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
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
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
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
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
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

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間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

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

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曰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

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今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死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

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

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

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

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曰水搖者謂水并而搖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

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正義曰謂

廢申生立奚齊也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正義曰謂小身死

為戮紂殺親戚正義曰謂紂殺比干囚箕子不聽諫者國為兵墟遂危

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索隱

曰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為逆謀故曰安足為謀也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

父中外若一專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

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

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

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

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

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

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殺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

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蒙

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

徐廣曰屬上郡。正義曰陽周寧州

羅川縣之邑也

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

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

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柰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

市十公主砒死於社

史記正義曰砒音貯格反○索隱曰叱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磔

謂裂其肢體而殺之

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

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鄜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爲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

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

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

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

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

今之櫟木也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

夏日葛衣粢糲之食索隱曰粢音資糲音郎葛反藜藿

之羹飯土匱徐廣曰一作溜啜土釧刑音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

矣徐廣曰穀音馨穀一作穀推也。索隱曰爾雅云穀

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穀則

字宜作較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正義曰謂

別為隄防決渟水致之海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腓腓膚脛無毛

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

不烈於此矣然則無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

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

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

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

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

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

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

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

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

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
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

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
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

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
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

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正義曰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此天下為桎梏於身也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

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
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

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
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

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
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

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
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

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
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疆悍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

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正義曰棄

灰於道者黥也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衢必燔人必怒怒則鬪鬪則

三族雖刑 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

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

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尋常以

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鑠金百鎰

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美金在

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為其財多

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

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

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

而樓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泰山之高

百仞而跛狎牧其上詩云狎羊羶首夫樓季也而難五

丈之限豈跛狎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澗之勢異也索

隱曰峭峻也高也音七笑反澗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故

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壟則易涉故跛狎牧於泰山也

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

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

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

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

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言為

則已廢止何為勤身苦心為天下且夫儉節仁義之人

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

漫之志誦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
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
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
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音扶弗反磨音莫何
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摩俗言
磨礪於俗使從已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
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
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
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
瑩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
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

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
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
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
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
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
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
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
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
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
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

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

徐廣

曰通或宜作照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

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

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

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

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

索隱曰房音旁一如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

君何不見李斯曰固也五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

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高謂

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嘗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

索隱曰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為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為踈

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

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

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

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八十七

列傳

十七

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
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
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轂抵優俳
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
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
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爲角抵兩兩相當角力
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案轂抵即角抵 李斯不
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
國妄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
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
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
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

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
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
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
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

索隱曰玘亦
作起並音怡

韓大夫弒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
表韓玘事昭侯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 陸

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
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
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
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
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

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
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
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
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
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
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
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
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
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
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

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
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
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
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
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
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
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
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
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
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

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
遼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
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
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
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
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
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
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
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
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

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
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
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
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
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
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
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
皆妄爲及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
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

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
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
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
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朋故至
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戈
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
陽令閭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
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
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
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

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卽因劫令自
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

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綏之璽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

子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索隱曰劉氏云弟子誤當爲孫于嬰也子嬰卽位

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

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

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

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正義曰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

六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

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
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
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
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
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邵列矣

索隱述贊曰

鼠在所居

人固擇地

斯效智力

功立名遂

置酒咸陽

人臣極位

一夫誑惑

變易神器

國喪身誅

本同末異

史記卷八十七終



133X
8
25